

中短篇小说集

我之历史铁生

东岳文库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所谓有限度的能力，不是就空间而言，也不是就时间而言，而是就他们的欲望而言。有限的力量造就了无限的欲望，无限的欲望再引诱他们去不断地开拓扩展以使空间成为无限，不停地运动变化以使时间成为无限，这样的戏剧就不会演烦也不会演完了。

ISBN 7-5329-1873-4



9 787532 918737 >

ISBN7-5329-1873-4

1 · 1606 定价：12.40 元

我之歷史鐵生
中短篇小說集
樂岳文庫
山東義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之舞/史铁生著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 3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73-4

I. 我… II. 史… III. 中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0255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9.875 印张 4 插页 173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定价: 12.4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N.A.S. 104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的文库：首先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大众型小开本，其定价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。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这些作家是国际的无法抹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这样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，一些绝笔，部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断起续落中，他们以甚艰涩探索，终成为不朽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独树而高标的精神风貌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从对世界文化版图上看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由明证的血脉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当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我们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座文库的大门还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聚拢，都依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依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朱自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刊



目录

毒药	(1)
我之舞	(29)
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 的猜法	(67)
小说三篇	(108)
中篇一或短篇四	(145)
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 背景的戏剧之设想	(215)

毒药^①

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片浩淼无际的大水中央，有个小岛。小岛的地理位置极佳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终年雨量分布均匀，时有和风携来细雨轻飘漫洒一阵，倏而云开天青。正如通常神话中所说，此处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，岛民务农、打鱼、放牧、做工，各得其所，乐业安居。因四周大水环绕，渔业便兴旺，打的鱼吃不完，喂猫喂狗，喂野地里一切招人喜欢的牲口。以后便懂得把鱼运往大水之外的某些地域去，可以换来各类生活用物及奢侈品。制作精美的金银首饰只为其一。这样，渐渐开通几条航道，商业从而发展。

一天，当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，有人偶然捕得一尾怪鱼，示与众人，都说见也没见过；又请了岛上年岁最长的人和阅历最深的人来看，都说闻所未闻。至于

① 最初发表于《上海文学》1986年第10期。

该鱼怪到何等程度，史料未留记载，于今传说纷纭，是万难考证了。有的说那条鱼赤若炭火，巨首肥身，长可盈尺；有的说那鱼色同蓝靛，身薄如纸，短不足寸；甚至有说那鱼有头无尾的，或说有尾无头的。从万千民间传说中可以归纳出一条：那鱼体态不俗，色泽非常。仅此而已。

先不过是出于好奇，那人将怪鱼放在盆中喂养，又怜其孤单，捉一尾俗鱼与之相伴。不料就有若干小鱼问世。盆已嫌小，便放之于池中，小鱼或“怡然不动”，或“俶而远逝，往来翕忽”，确是好看。小鱼稍大，那人仍是出于好奇，选其体态色泽均呈怪异者留下，所余俗辈放回大水中去。怪鱼便不止一尾一性，自然繁衍，又一代怪鱼降生；中间竟有怪相远过父母者。那人再把更怪者留下，其余仍放回大水中任其游去。如是选择淘汰，数代之后怪鱼愈怪且种类亦趋繁多，有巨眼膨出者，有大腹便便者，有长尾飘然似带者，有鳞片浑圆如珠者，有的全身斑斓璀璨，有的通体白璧无瑕，或如朱如墨的，或披金挂翠的，仪态万种，百怪千奇。此事传开，不胫而走，便引得外域游客闻名而来。用今天的话说，旅游业也便兴起。沿水一带建起了旅馆、客栈，又把怪鱼分门别类养在玻璃容器里，置于厅前厅后、客房中、走廊旁，供游客观赏。从此小岛上经济倍加繁荣，人丁兴旺，昌盛空前。岛民们的生活也更丰富多彩。其

时那人已近晚年，将先前之事说与后人，大家沉思良久，颇多感慨，未忘怪鱼给小島之民带来了幸福，忽然觉悟：那鱼实非怪鱼，确乎神鱼也！这样，每逢年节島上始有祭祀神鱼的活动。随之家家都喂起神鱼，供奉如侍神祇。继而又兴神鱼大赛，各人将自己培养的神鱼捧出展示，互比高低。神鱼的体态色泽愈新奇，主人的声名愈好，在島上的威望和地位也愈高。此赛事有些像西班牙的斗牛、南美洲的斗鸡、或中国的斗蟋蟀了。赛时，倘鱼种平庸，主人便极损名誉，长久难在人前拍胸昂首。为此妻离子散的也有。于是人们呕心沥血挖空心思以求鱼儿异变，育出畸型，演成怪种。多少年多少代过去了，此赛长盛不衰，遂成风俗。島民不论男女老少，皆赛鱼成癖。大赛之时旗幡蔽日，鼓乐齐鸣，万头跃踊，甚嚣尘上。各式造型华丽的鱼缸迷宫般摆开，无可数计的神鱼在其中时沉时浮，虽再难“傲而远逝，往来翕忽”，却独能翩翩而舞弄姿作态。奇异的品类层出不穷，煌煌然各显神通。小島神鱼名传遐迹，来島上观鱼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了。

以上所述全是过去的事了，远的一两千年了，近的距今也有五六十载。倘无旁的办法，我们的故事还是以不久前的一天算为确凿的开始吧，这样讲起来省些事。

不久前的一天，夜里，星光灿烂皓月当空，小島四

周微风细浪万顷波光。一叶小舟，自远而近，悄然靠了岸边。不待船身停稳，便从舱中跳下一位老人，踉踉跄跄急奔几步，五体投地扑倒在沙滩上。许久再无动静。月渐朦胧，风渐停歇，水拍船帮发出轻响，老人仍是无声无息。月又辉辉，风又飒飒，老人这才慢慢爬起来，仰俯天地，又叹息一回，然后谢过船家，拎起一只小箱，踏着月光向岛上走去。老人穿着极普通，相貌也极平常，只是虽满头白发动作却敏捷，步履轻盈。他随便找了家旅馆住下。客房中陈设不俗，照例都有一只鱼缸，缸中几条神鱼，有头的摇头有尾的摆尾，一律呆然若盼，憨态可掬。老人看了一会，熄了灯，解带宽衣倒头睡去，须臾鼾声大作。

一宿无话。

天光大亮时，这老人出现在岛中心的街道上，时而匆匆疾行，时而停步环望，时而在路边的货摊前买些岛上极常见的食品边走边吃，又不断地停下来，向路人打听些什么。近午时分，老人登上了小岛南端的荒山。这山险峻，近乎拔地而起，是全岛的最高点。山上树木葱茏，怪石嶙峋，禽啼兽吼不绝于耳，茂草繁花不绝于目。只是不见人家。接近山顶时，老人边走边喊起来，喊着一个人的名字。泉声叮咚，云缭绕，山道崎岖，路转峰回。不久，密林深处有人回话了，是——谁——呀——？远远的，银铃般清朗。老人寻声走去，见一男

一女两个儿童在林间游戏。男孩攀在一棵树上轻声歌唱。女孩坐在草丛中专心编着一只花环。男孩摘了野果掷那女孩。女孩毫不理会，只顾自己手中的花环，一边也轻轻哼唱。一只小狗见有生人来，就大喊大叫。女孩赶忙把狗搂在怀里，男孩在树上问：是你喊我太爷爷吗？老人就又说了一遍那个名字。两个孩子齐声说，那就是他们的太爷爷。老人惟恐弄错，又问一句：你们的太爷爷可是大夫？孩子回答说不是，又说：我们的太爷爷是专门给人治病的。老人笑笑，便知道他的老朋友还活着。两个孩子就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，还有那只狗。老人在后面跟着。走了一阵，来到一座小院前，石头围成的院墙高不过人，茅屋三间，柴门虚掩。两个孩子推门跑进去，喊着：太爷爷，有人找你！老人也走进门，身上发一些颤抖，见院里依然晾满了草药。

一会，男孩子从屋里跑出来，对那老人说：我太爷爷说，你们要是想搜查就随便搜查。说完，男孩子又跑回屋里，屋里有嚓嚓的铡草药的声音。

还认得我么，兄弟？老人说。

老大夫也是须发全白了。他停下手中的铡刀，掸掸身上的草末子，让那两个孩子仍到林子里去玩。

兄弟，你认不出我了吧？

你们的人常来，我记不住谁是谁。老大夫说话时，

目光追随着那两个手挽手跑出院去的孩子。

老人莫名其妙地站着。

孩子不是已经告诉你了？屋里屋外你都可以随意搜查，看看是不是都是挺好的药。

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昨天夜里才到这岛上。

老大夫笑笑。你装得就算不错了，不过还是能听出这岛上的口音。

我干嘛要装呢？我是这岛上的人，不过离开这岛已经好几十年了。我昨天夜里才回来。

老大夫这才正眼打量那老人。老人凑近些，让他仔细端详，同时激动地看着他的眼睛。老大夫的眼睛浑浊一片了。

像是有些面熟，老大夫说。

老人就说出自己的名字。

老大夫又开始铡草药，刀起刀落草末横飞。

老人提醒他。六十年前，这岛上有个和你同岁的年轻人，因为在神鱼大赛上屡屡名落孙山，苦闷之极就想去死。这事你还记得吗？

我在这岛上活了九十年了，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。

我说的这个人住在岛东。岛东住的都是养不出好鱼的人，都是些几代几十代也没人在神鱼大赛上露过脸的人家。他们都住在岛东，是些让人看不起的人。

你说的这些不算是新闻。

我没想到说什么新闻。

现在岛东和岛西可是倒了个儿了。

是吗？那可是怎么闹的？六十年前岛上有四户养鱼养得最好的人家，都住在岛西，人称鱼仙、鱼圣、鱼帝、鱼王的四家。能养出好鱼的人都住在岛西，让人敬仰的人都住在岛西。

你提这些干什么？这不是什么秘密。

我知道这不是秘密，我对秘密不感兴趣。

老大夫不紧不慢地铡着草药。老人看看这三间屋子，一张桌子和几张凳子，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，之外就全是草药。老人捡了一块甘草放在嘴里嚼。

这事与我无关。老大夫说，那四户人家不能生养，断了后，家业就完了，这事与我无关。

你干嘛总认为我是来调查什么的呢？

不是一直在调查吗，你们？

我们？我就一个人，昨天夜里才来。

来干什么？

老人半晌无言。然后才又说：我没想到你已经不记得六十年前那件事了。我以为你不可能忘了他。他那时还年轻，立志要养出不同寻常的好鱼来，住到岛西去……

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。

他没有兄弟姐妹。父母年轻时一心想养出好鱼来，

没功夫生孩子，四十几岁时相信自己不是能养出好鱼的人，这才有了他。父母又把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，让他从小跟鱼打得火热。

老大夫再度停了铡刀，注意听那老人说。

想起他来了？老人问。

没有，老大夫说。老大夫心里想着别的事。

他就从小跟那些鱼打得火热。十几岁上，他确实弄成过几条不坏的鱼，但毕竟还都是俗种。不过，由此他相信了自己前途无限。父母和邻居们也都这么说，说他没错儿肯定是那种能养出好鱼的人。以后他果真又弄出了几条不错的鱼。自负加上年轻气盛，他发誓十年之内至少先要超过鱼帝和鱼王那两家，否则就不算是他，也不娶亲。

后来呢？

后来？你还记不记得有天夜里他去找你？人已经是虚弱得不行，失眠、贫血，心脏也不好又没有食欲，就算当时还没疯再那么活下去也早晚是个疯。幸亏他还知道死是种解脱，比疯了好受。别人都劝他好歹活下去，说不定还有养出好鱼来的日子。只有你理解他，现在看来，你是摸准了他的症结。

老大夫说：这岛上所有的病，都是因为又想养出好鱼来，又都怕死。

我那时可是不怕。